

长长的流水

刘 真



长 长 的 流 水

刘 真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七 九 年 · 北 京

长长的流水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109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7 $\frac{1}{2}$ 插页2

1978年1月北京第1版 1979年1月湖北第1次印刷

书号 10019·2683 定价 0.46 元

内 容 说 明

这个集子里的十一个短篇小说，是作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发表的儿童文学作品。大部分是反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斗争生活；有几篇是边疆各族少年儿童热爱祖国、保卫祖国的革命故事。

作者着力刻划了几个少年革命者的英雄形象。作品生动地反映了旧中国少年儿童的苦难遭遇、革命斗争的曲折艰苦、军民的鱼水深情、人民对胜利的坚定信心；热情地歌颂了英勇不屈的抗日军民，歌颂了在党的教育下成长的一代新人。今天的青少年，都可以从中受到革命传统教育。另外，作品故事生动，语言清新流畅，引人入胜，在艺术上具有特色。

此次再版，作者对一些作品作了一些修改。

目 次

小藤婆的故事	1
好大娘	22
我和小荣	43
红枣儿	78
在路上	93
弟 弟	110
长长的流水	138
核桃的秘密	166
密密的大森林	178
豆	205
“对,我是景颇族!”	221
后 记	235

小藤篓的故事

一 小藤篓的来历

我有一个九寸长六寸宽的小藤篓，这小篓还盖着一个很结实的长方形的盖子。一提起这个小藤篓哇，话可长着呢，它是我娘结婚时候的嫁妆。我娘今年六十四岁，她十八岁结的婚，我算了算，这小藤篓最少也有四十六岁啦。可是，它仍然是九寸长六寸宽，盖着它那结实的盖盖，一点也不显得老。只是听娘说，她结婚时，姥姥用黑红色的油漆，把这小篓漆得油亮油亮的，几乎可以照出人影来，是送给娘装针线和零用东西的。可是现在，那黑红油漆已经不见了，只剩下一点模模糊糊的黑黄颜色。当然哪，那时候咱们中国还是清朝统治的时代，男人头上还有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呢！可是现在，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国六年多了，中间经过了这么多年代，我的小藤篓见过了各种各样的人，经历了许多许多事情。今天，我就替它来说一说，它所见

到的一些人和经历的一些事情。

二 睡午觉

从我五六岁的时候，这小藤篓就是我最好的朋友，现在，我已经二十六岁了，它还在我身边。一看见它，我就把我很小时候的事都想起来啦，所以，要说小藤篓的故事，就不能不说说我自己。

小时候，我最讨厌娘叫我睡午觉，本来是嘛，中午外面有许多好玩的事情。比如，在我们村子的南头，有两个又大又深的水塘，这塘里的鱼可多呢，每天中午，都有很多人抬着大网，下去捉鱼。一下子，捉上来一些大虾和螃蟹；又一下子，捉上来一些蹦蹦跳跳的大鲤鱼，真好看呀。我跟着鱼网来回跑着，眼睛都不敢眨一眨，恐怕错过了看见大鱼的机会；气也不敢大声喘，怕吓跑了鱼。

有一天，我正在这么瞪着眼地看着，突然，两只大手从背后把我抱住了，我抬头一看，正是娘。她说：“好孩子，又热又长的天，不睡午觉会病的。”说着，她把我连拖带拉地抱回了家，替我把头放在我的小枕头上。她也枕着她的大枕头，躺下来，闭上眼睛，给我搥着扇子。一会儿，那扇子就扑哒一声，自动从她手里掉下来，她

就呼呼地睡着了。可是我怎么睡也睡不着，水塘边一阵阵的叫喊声、大笑声，把我的心捉走了。我想：“一定又捉住了大鱼。”我忽一下坐起来，伸腿就想往外跑，可是，又怕娘醒了生气，怎么办呢？我忽然想起了一个好办法。我想：娘干活干的又累又困，要睡半天才能醒，我回到水塘边去好好地玩一会儿，在她醒来以前跑回家，偷偷躺在原来的地方，闭上眼睛，象真睡着了那样的喘着气，她一定以为我并没有出去，是一直睡到现在的。

三 掉进水里

我悄悄地又回到水塘边上来，首先看了看那一对装鱼的大木桶，里边多了两条大鱼，可惜自己没有看见是怎么捉上来的。

这时候，一只喜鹊在枣树枝上“吱啊——吱啊吱啊”地叫了两声。我抬头一看，它刚刚衔住一个最早熟的大红枣。我听奶奶说过：最早熟的红枣最甜。喜鹊哧楞一声衔着红枣飞走了，我就飞快地追着跑。我想：只要喜鹊一张嘴，那红枣掉下来就是我的。我追呀追，追到水塘边上，那红枣正好掉在水里。喜鹊向漂在水上的红枣伸长着脖子，叫了一声，我对它说：“你有翅

膀，会飞，再到树上去找吧！这一个是我的了。”嘿！它真的飞走了。我高兴地跑到水边去捞红枣，真糟糕，那枣离水边太远了一点。我使劲往前探了探身子，中指的指尖刚刚能碰到，我又往前一使劲，只觉头重脚轻，噗通一声，我头朝下栽进水里去了。一下子，眼睛、鼻子和嘴，都被水堵住了，憋的我乱蹬乱抓了一阵，想站起来，可是手脚怎样也不管事了，那种难受的味道，除了我，谁也不会知道。突然，我的两只脚被一个人的大手紧紧地抓住了，他往高处一提，我头朝下离开了水。他按了按我的肚子，从我嘴里哗哗地吐出来好些水，我这才痛痛快快地喘出一口气。那人把我的头转到上边来，用粗粗的声音问：“还活着吗？”我点了点头说：“嗯！”他说：“唉哟凤妞！可把我吓死了，我以为你已经死啦，你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我这才睁开眼睛，看见抱着我的是张五叔。我指了指水里说：“大红枣。”他“噢！”了一声，放下我，拿起担水的扁担，两下子就把红枣扒过来：“给你吃去吧，你为它可受苦了。”我一面咬了一口那脆生生的红枣，一面想：“下次再捞红枣，我也找一根长棍子来，那就掉不进水里啦。”五叔说：“快回家叫你娘给你换衣服去。”

他一说“回家”，我才忽然想起来，我是在娘睡午觉的时候偷跑出来的，本来打算在娘睡醒以前，再偷跑回

去，讨厌的喜鹊，叫我忘记了时间。现在娘早就起床啦，我穿着这一身湿衣服，顶着满头的湿头发，怎么去见她？见了她怎么说呢？我越想越害怕，转身向村外跑去，想叫风和太阳快快帮我把衣服和头发弄干再回家，娘就不会知道我掉进水里啦……

四 回到家里

一直到天黑，我的衣服和头发才干。我把身上的泥用力擦掉，沿着墙根，偷偷溜回家来。我藏在门后边，想先看一看娘的脸色，是喜欢的呢，还是噘着嘴的！

一会儿，娘拿着碗和筷子，从厨房里出来了，她没有笑，可是也没有噘着嘴，看样子，她并不知道我掉进水里去的事，我的心这才落地了。

我正在想办法：看怎样从门后边出来，才不被娘看出我是做了错事……忽然，张五叔从大门外走来，一面大声说：“刘大嫂！咱凤妞回来没有？”我的心又怦怦地跳起来。我急忙用两只手蒙住耳朵，不想听见他对娘说我掉进水里去的事。可是，这讨厌的耳朵偏偏什么都能听见。娘说：“她中午偷跑出去，到现在还没回来，有什么事吗？”五叔说：“是这样：中午我去担水，走到水塘边一看，妈哟！水里有两只小脚丫蹬打呢，我提起来

一看，原来是咱凤妞……”娘大声“啊！”了一声，五叔说：“别怕，她可能是刚刚掉下去，没有淹死，还知道要她的大红枣呢。要不是我去担水，咱凤妞就完了。”娘听了这些话，就象我还在水里一样，惊慌地喊着：“凤妞！凤妞！”就往外跑。这样一来，我好象也觉得真的还在水里，吓的大声哭开了。五叔把我从门后边抱出来喊：“大嫂！别出去啦，她在这儿。”娘转回来，紧紧抱住我，泪珠子象雨点一样，扑嗒扑嗒直往下掉。我更委屈，被水淹的那股难受味道，本来早就忘记啦，现在又感觉到了。娘说：“这场大祸，都怨你中午不睡觉，偷偷往外跑，这样作对不对？”我哽哽咽咽地说：“不……不对。”娘又说：“叫水淹了，就应该快回家来换衣服，免得病了。可是你，一直到天黑才回来，回来还藏着，对不对？”“不，不……不对。”说着说着，娘又哭了：“你想想，要是你不把自己做的事先告诉我，就是你死了，我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找。”我噗哧一声笑了：“要是我先死了，以后还怎么回来告诉你？”娘也笑了：“是啊！就是为了这个，你应该听话，不该哄娘，不该一个人出去乱跑。”

五 小藤婆也睡午觉了

我把我自己的事说了半天，恐怕你们已经把我的
小藤婆忘记了，现在我就回头来说它。

第二天中午，娘用布给小藤婆卷了一个小枕头，叫
它躺下，还给它盖上一块毛巾当被子。我吃了午饭一
进房门，娘就说：“你看，连小藤婆都睡着啦，你也快睡
吧。”我笑着躺下说：“天这么热，还给小藤婆盖被子，把
它热病了怎么办？”娘说：“还是你想的周到。”

我把小藤婆身上的毛巾拿掉，紧紧抱住它，娘给我
们搦着扇子，我就高高兴兴地睡着了。

从这以后，我每天把小藤婆当成娃娃，和它一起睡
午觉。

紧靠着我家的院子，有一棵大杨树，树上有三个很
大的乌鸦窠，每天天刚亮，乌鸦就“哇，哇”地叫开了。从
前，因为我不睡午觉，早上醒得晚，娘做好了饭叫我，我
还不醒。现在，乌鸦一叫，我就醒了，我觉得它们的声音
那么新鲜、好听。尽管有人说：乌鸦是不吉利的鸟，
可是我，一直到老都会很喜欢它，因为它是每天最早叫
醒我的好朋友。只要一听见它的叫声，我就急忙自己
穿好衣服，跑到柴棚里抱柴来，帮助娘做早饭。有一次

我病了，娘说：“别起这么早。”我说：“不行，乌鸦早就叫我了。”我问娘：“这三个乌鸦窠里，是不是住的三家？每家有几口人？是不是有爷爷和奶奶？”娘不经心地说：“我没有到它们家去过，不知道，还是你自己到它们家去看看吧！”从此，我很关心我的这些乌鸦朋友们，常常很久很久地看着，看看哪几个是哪一家的，它们谁是爸爸谁是妈妈，它们每天黄昏哇哇地叫个不停，是唱歌还是吵架？或者，它们在商量一件什么事情呢？

六 把最心爱的东西放进去

娘还有一个大藤篓，样子和小的相同，只是它比小的高出一头，宽出二寸。有一天，娘把小篓里的针线包，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统统放进大篓里，对我说：“小的送给你吧，你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放进去。”我很高兴，可是，我有什么东西呢？噢！想起来了，姥姥送给我一个小皮人儿，一捏还会“吱吱”响呢；还有一包花布条和花布块块；还有一些好看的磁碗片片和各色各样的小瓶子。这些小瓶子，我都把它们当人看待，好看的当成大姑娘和小媳妇，不好看的当成男人和老太太。我常常用磁碗片片，摆成一个小院子，院子里还有小房子，花布块块当被子，叫他们一家家地住

进去。叫这家的姑娘和那家的小伙子结个婚，两家就成了亲戚。我还用盒盖盖当马车，叫他们坐上去串亲戚。有时候，这家的老太太死了，亲戚们都来吊孝。我用自己的声音替他们哭，男的用粗嗓，女的用细嗓。我迷上这个“当亲家”的游戏，一天天的不出门，除非街上来了耍狗熊的，或者唱木偶戏的，才能中断我这种游戏。不玩了，我就把这些宝贝们统统放进小藤篓里。从此，娘一有了事，怕我跟她捣乱，就把小篓往我身边一放：“跟它玩去吧！”这样，小藤篓就成了我童年时代最好的朋友了。

后来发生过这样一件事：

现在花的钱，是人民币，我小的时候，还花铜子儿。铜子儿是圆圆的，上面有一条龙，还有的上面是两杆交叉着的旗。一个铜子儿可以买两块糖，或者一大把花生。

每年过年，我跟着娘到亲戚家去拜年，总要碰上一些姥姥和姨姨，她们摸摸我的头说：“看这闺女，乌黑的头发，两眼挺有神，越长越有出息。”说着，她们就拿出几个铜子儿来，往我兜里塞。娘象打架一样地推人家的手，常常对我说：“看见谁给钱，就跑的远远的，穷人家的钱来的可不容易。”尽管这样，每过一个年，我还是有了一些铜子儿。娘只好给我缝了一个小布袋，把它

们统统装了进去。

我想：我也应该把我的钱袋放进小藤篓里。我掀开娘的木柜子，看见我的小钱袋放在娘的大钱袋旁边。我把它们两个比了比，觉得我的太低了，娘的太高了。我就把她的倒出来一些，把我的小钱袋装的满满的，放进小藤篓里去。有一天，娘发现她的钱少了，就问我是怎么回事。我觉得那么多圆圆的铜子儿很好玩，怕娘把她的要回去，就说：“不知道。”她打开我的小藤篓，提起钱袋一看，说：“怎么这么多？”我说：“不知道它们是怎么跑进来的。”娘说：“好哇，几天没看，我的铜子儿都长了腿啦，是不是？”我很有道理地说：“是你说的，叫我把最心爱的东西放进小藤篓里去。”娘把两手轻轻一拍：“唉呀呀！天下好东西可太多了，你最喜欢的东西也太多了，你是不是打算都放在你的小藤篓里去？孩子，不行。有许多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别人也喜欢，或者，那是大人们很有用的，不能只顾自己。要是你把自己所喜欢的东西，也不跟别人说一声，都偷偷拿去，慢慢地，不是就变成一个小偷和说谎的小骗子了吗？”一听这话，我的脸刷一下红了，泪珠子也滴溜溜地直往下掉。我急忙把所有的铜子儿都倒出来，数出我原有的四十四个，其余的都放回娘的大布袋里去了。娘眼睁睁地看着我，笑了。

七 粮 食 粒

这是秋收时候的一天上午，我提着一个小竹篮子，里边放一把小刀子，打算到村东松树林里去挖甜草根吃。刚出村，就走进了一块割过的黄豆地里，这地是大财主家的。真奇怪呀，地里到处都一片一片撒满了金黄黄的豆粒。噢！我想起来啦，娘说过：如果豆子割晚了，早熟的豆荚就会炸开，豆粒就从里面蹦出来了。娘还说过：黄豆能榨油，能做豆腐，还可以磨成细面包饺子、擀面条。现在，这满地的黄豆粒，都睁着鼓溜溜的眼睛看我，好象在说：“我们这么好，却没有人要了。”我立刻弯腰蹲下来，一粒一粒地往我的小竹篮里拾。拾起这一个，还有那一个等着哩，我对它们说：“你们别慌，反正我都要把你们拾起来。”我拾呀拾呀，觉得满眼睛里都是黄豆粒。我没有抬头，好象也没有喘气，不知拾了多长时间，我的小竹篮忽然满了，可是地里还有这么多，怎么办呢？我只好放回家去，回来再拾。

回到家，娘早就吃过午饭了，她不高兴地说：“也不回来吃饭，大人这么忙，还要去找你，哪去啦？”我把竹篮子往她面前一放：“黄豆粒。”她皱起了眉头：“拿的谁家的？”我急了：“你就没有好心眼儿，这是我在人家割

过的豆子地里，一粒一粒地拾起来的。那里还有很多，都等着我再回去拾呢。”娘的眉头慢慢松开了，眼睛也睁大了，仔细地看了看那些黄豆粒，笑眯眯地亲着我的脸说：“真是好闺女，娘错怪了你，吃了饭再去拾吧。种地真不容易。把地耕起来，土块一个个地打碎，撒上种子，等青苗出来，锄了一遍又一遍……咳！总起来一句话：丢一粒粮食也可惜……”娘还对我说了很多很多，我都记不起来了。

我吃着饭，娘问我：“把你这些黄豆放在哪里？”我说：“能不能放在小藤篓里？这是我最心爱的！”娘笑了：“当然可以，你自己劳动得来的东西，应该是最心爱的。”

从这以后，我每天提着竹篮子，和一些小朋友们一块去拾豆粒。拾来的有黄豆、黑豆，还有红豆、绿豆。娘给我缝了好几个布袋，把各色豆子分别装起来，放进小藤篓里去。秋收完了以后，我已经抱不动我的小篓了。

有一次，娘给我包的杂面饺子，她说：“这里面有你拾来的豆粒，你吃着怎样？”我咬了一口，仔细嚼了嚼，真是的，这一次的饺子特别特别香，比哪一次的都好吃。